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周光顯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周

襄王

七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為盟事甚迂誕天下産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惟乎秦始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器也左氏浮誇於此類可見一斑

是為孝公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潘次懿公商人次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庚辰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圖霸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後漢書郡國志琅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 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著其自亡狀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　原鹿廢縣在今江南頴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字文仲哀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哀侯孫莊公甲午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盂亭是執宋公以伐宋趙氏匡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譏諸侯也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即薄縣故城注見前釋宋公諸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公歸

癸未　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别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為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流坂為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虞董父之裔其後為董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喙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整陳可也明年宋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遇年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乙酉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夙之弟）顛頡魏犨（畢萬孫晉封萬于魏因以為氏）胥臣（字曰季即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謂年己老）管仲沒必求善以終（求得賢佐以終霸業）茲可以親乃行（左傳狄人代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乞食于野

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時不可失子必達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過曹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謀其將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相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左傳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後且為國患文公不聽遂如楚楚子饗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召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

于秦秦伯納女五人焉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曰季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入乃受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為懷公史記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為內應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是為文公左傳重耳濟河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注見前懷公故臣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注見前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史記作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

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緜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王子虎文公及内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獻公之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内史賛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賔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内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鄭文公子）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

讒閱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己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 廢也 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 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 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氾 鄭南氾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氾城鄭文公築此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 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三人

皆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守國正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之正卿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尋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謂文侯仇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帶在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温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注俱見攢茅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有攢城即春秋攢茅田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為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丁亥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成得臣鬬宜申即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即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之孫為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

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郤縠郤溱郤氏族狐毛偃之兄欒枝賓之孫先軫即原軫荀林父即中行桓子

乙丑 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渡河而南出衛之東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縠卒先軫將中軍及齊侯昭公潘盟于斂盂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斂盂聚是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楚人救衛晉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以魏犨才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僨乃事乎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注衛地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蔿賈也蔿賈言于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蔿賈即伯嬴蚡冒之後蔿亦作薳食邑也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

吾知申息之老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尙奇謀而失眞實者益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尙論識時也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狐偃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崔夭齊丁公李子之後食采于崔以邑爲氏小子慭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使鬬勃上卽子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有莘古國伊尹耕于

其野注見前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闕宜申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若為將郤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臻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敗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殁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横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為渰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滎澤縣踐土臺故王宫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滎澤縣屬河南開封府

癸卯之會宰孔命齊侯而有天威咫尺之對踐土之會王子虎命晉侯而有奉揚丕顯之辭雖所謂假之者然先王之禮尚存什一於千百此桓文之所以並稱乎

晉侯至衡雍時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衡雍即垣雍城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世卿及王子虎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即內史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左傳注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王庭踐土宮之庭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來不及盟諸侯朝于王所是于

晉文公始霸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温

諸侯會于温討不服也為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諧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懐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夷叔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

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元咺出奔晉温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甯氏衛公族以邑為氏俞莊子速之子職納

橐饘焉（橐衣囊饘糜也）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㲄乃釋衛侯衛侯使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榖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　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辛卯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既而弗殺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何不鮮鄭得

為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冬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即東門襄仲莊公子）入聘

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左傳注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 至是蒐于清原 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 舍三行而作五軍 更為上下新軍 使趙衰為卿 為新軍帥 後復舍二軍 仍為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事在三

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邱卜曰三百年 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

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為秦所滅

癸巳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即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

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

發命遂興姜戎子墨衰絰子謂晉侯凶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文公夫人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乙未 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

叔孫莊叔孑諡叔來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王使毛伯衛如魯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襄公來朝于溫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侯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伐鄭及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左傳注時王在溫故勸之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古戚城在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共公朔）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敖會之（後晉以郤缺言復歸戚田于衛　郤缺芮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芊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乃以宫甲楚有東宫之卒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是為楚穆以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掌環列之尹

丙申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縠士蔿子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

陳拜晉成叉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
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孟明帥師伐
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城今為彭衙堡即春秋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有孟盟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取王官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及郊春秋彙纂注臨晉平陽間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思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為氏)及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師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命秦伯為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内史廖言遺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説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伯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名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

己亥

三十年秋楚人滅六注見前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魯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皆皋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為康公

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秦自武公卒初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序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

須句風姓司太皥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僖公母風姓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句絕太皥之祀置邾子之子焉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為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晉先蔑（即士伯）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趙盾趙衰子狄女叔隗出）立公子雍（文公子仕秦為亞卿）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為援乃使先蔑士會（士蔿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召于陳趙盾殺諸郫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狄 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秦伯（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

衛晉太子毋嬴〈音盈〉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夷皐〈是為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頃王

癸卯元年春毛伯注見前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

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楚大夫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

圍也楚子師于狼淵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　潁陰即今河南許州以伐

鄭囚公子堅公子厖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魯公子

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督曾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後鄭復請成于晉盟于新城事在王六年　新城宋地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晉

伐齊宋齊弒昭公子舍宋弒昭公俱詳後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

與遂盟于楚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左傳注陳邑　秋楚公子朱

息公也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將伐宋宋公成公子貽公杵臼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後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為靈公楚不禮焉陳遂受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人囚晉解揚晉大夫後復還晉晉師乃還事在匡王五年

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史記作翟于鹹左傳注魯地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穀梁著且以身橫九畝為五丈四尺荒誕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楚於其間得以吞

鄋瞞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注鄋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丙午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黃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

噬康厲兼侵陳鄭而開霸業時晉君方幼軍謀不協其不能與楚爭宜矣追至戰邲而敗其不至孱弱者幾希

秦為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邱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卻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是夜秦師遁復侵晉入瑕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畢萬

之後偽以魏前注見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為劉氏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為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匡王不與王孫而訟之理也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卒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子舍即位舍母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朞三月商人弑之而讓公子元桓公子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商人乃自立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匡王

己酉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滅庸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文獻通考麇國在均州鄖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率百濮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城在今荆州府石首縣聚于選左傳注楚地在今荆州府枝江縣南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左傳注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遂罷使廬戢棃廬盧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戢棃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棃官屬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潘崇子字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乘馹會師于臨品春秋彙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餽貽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襄公夫人助之施

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公子蕩孫以名為氏世為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昭公成公子襄公孫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意諸死焉公子鮑即位是為文公

四年夏五月齊人弒其君商人壬子

齊侯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左傳注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弒齊侯

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冬十月魯侯興文公卒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一名惡及公子視

立公子倭是為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

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

仲彭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為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

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

名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

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僕弑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為右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為司寇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晉莒晉凡五弑君較泮嗚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内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熊蹯不熟以斗摯而殺之支解使棄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尚

而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鬬且搏而殺之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為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毋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毋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因亡去盾遂奔趙穿弒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之後書

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乙卯）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黿于鄭伯公子宋即子公與歸生即子家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大夫黿召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

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弒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為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斲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鬭椒即子越椒

楚鬭般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春秋彙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為轑陽侯即此而殺之遂處烝野左傳注楚地將攻楚子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水經漳水

出臨沮荆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　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不可子文以為大慼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官名克黃子揚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

河至春秋始有徙益甚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溝洫以東引或閼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橫輩乃欲決遮害

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己未五年河徙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言周譜定王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時河徙砱礫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瀆無砱礫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即大雪山注見前考大雪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又闢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葉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葱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于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搭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至孟津龍門底柱俱已見前茲不具載考河流自孟津以上至今不改過洛汭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

亭緣西山足載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於北則挽漳於東則侵濟於南則奪淮益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於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於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西北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南乃釃二渠史記禹厮二渠以引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過降水即漳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為降也禹貢錐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隆平縣東北跨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深州下流至寧晉縣為胡盧河又北播為九河注亦見前同為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逆八而入于海也

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舊河水北入東徙漯川即禹釃二渠之一禹

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逕長壽津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錐指河行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地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流逕禹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又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東北至成平今交河縣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錐指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遂流為屯氏諸河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烏嶺即春秋晉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注王叔衛天子命臨諸侯不同歃故不書初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王元年又三伐鄭王之二年及三年四年取成而還取成于鄭鄭伯逃歸至是復與晉盟于

是楚子復伐鄭 事在王七年 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 事在王八年 是冬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戍鄭

庚申 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 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 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 火心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 道茀不可行候 候人也 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 庾露積穀也 場功未

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希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侯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陳二卿南冠楚冠以如夏氏夏徵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為氏也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七年夏魯仲孫蔑諡獻子文伯穀之子入聘王徵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事在王四年于是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在六年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晉成公卒子獳嗣是為景公

壬戌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

妻夏徵舒母皆衣其衵服婦人近衷衣曰衵以戲于朝洩冶陳大夫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

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伏弩廐門侯陳侯出弑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秋使王季子即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即劉子邑聘于魯春秋書王聘止此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

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公子遂子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孟即仲孫氏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遂居東門因以為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

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遂歸父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子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盛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因縣陳申叔時諫曰時使于齊還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虜陳人之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南門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蟲牢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于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

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先縠且居之子趙朔盾之

子樂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盾異母弟犨朔即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師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誤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王債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左傳注鄭邑即廩延）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之楚莊王為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其說與史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為蔿賈之子即為艾獵也案左傳蔿賈為子越椒所殺叔敖或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

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今開封府鄭州管城廢縣是以待晉師在敖鄗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魏犨子求公族未得及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請使召盟皆命而往郤克請設備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荀罃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荀罃首之子穀臣楚莊之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注見前潘黨請築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士氏族諡貞子諫曰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明年先穀名赤狄伐晉及清即清原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華氏族）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皆楚大夫）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屈蕩子）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即文之毋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先是楚穆與宋

公田于孟諸毋畏抶宋公之僕故惡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華元殺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為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登子反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公羊注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政使王子捷即子札殺召伯戴公毛伯衛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

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戊辰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即王季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字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及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即留吁國鐸辰留吁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左傳注太傅孫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孫卿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於能柔而守其

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為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夏成周宣榭火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宣宮之榭何休曰宣王之廟也樂器藏焉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至是災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為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會平王室國語作聘王享之殽烝升殽于俎也原公原襄公周大夫相禮士會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王聞之召士會曰季

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語況知其見之固耳

氏士會字季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秩常也可奉以執以為常以為晉法

己巳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帷婦人使觀

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
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
客客不悅而去　孫良夫衛武公曾孫
孫仲之後以字為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
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
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遂逸明年晉侯衛
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
晉蔡朝南郭偃逃歸　高固傒之孫晏弱齊公族嬰
之父苗賁皇楚越椒
子奔晉以食邑為氏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為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叔肸魯侯同母弟

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辛未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邱甲

魯宣公卒子黒肱立是為成公為齊難故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作邱甲左傳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二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是重斂矣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鞌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固自取覆敗而郤克以帷房一笑之憾舉兵於甥舅之國且要其君母為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郤同誅族遂降為皂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鞌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鞌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鞌即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即魯龍邑遂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傳注衛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謚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及士燮

將上軍士燮即范文子士會之子會邑隨為隨氏後邑范遂為范氏欒書將下軍韓厥
為司馬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師從齊師
至于靡笄之下春秋彚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逄丑父
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齊侯曰吾姑翦滅
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
絶鼓音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
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乘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紀不讀如附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也逄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韓厥及齊侯車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赦之不祥赦之晉師從齊師及馬陘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齊侯使國佐歸父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甑也玉磬甗磬皆齊滅紀所得與地郤克曰必使耕者東畝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甯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

入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為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

晉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

晉侯使鞏朔獻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

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也今叔父遂有功于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上軍大夫名位不達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薛任姓國注見前）鄫人盟于蜀（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子審嗣是為楚共）宣公亦卒（皆在十六年）不克作好及魯侯即位與晉盟（赤棘之盟在十七年赤棘晉地）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即子重）帥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衛（成公子）為質楚人許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 私竊為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 左傳注僭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 荀氏族 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

乙亥 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 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逕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遇絳人問

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冬十有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文公子共公固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即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寰宇記俗謂之桐堝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字子游穆公子禦之敗諸邱

與左傳注鄭地使皇戌如楚獻捷事在王十九年鄭襄公卒子費

嗣是為悼公使公孫申即叔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

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鄭伯悼公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春秋

彙纂注俱在許州境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事在王二十年

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

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

欒書帥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衛地今直

隸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因鍾儀于軍府晉

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税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爲之禮而歸之事在

簡王四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韓厥謂山澤林
鹽令民驕而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

周

簡王

丙子元年晉遷于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即晉新田地景公遷都於此

晉人謀去故絳左傳注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即郇瑕晉有二瑕其一鄭燭之武所云焦瑕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其一即此沃饒而近盬音古說文盬河東鹽地國利君

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伯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樂韓厥曰郇瑕水薄土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民多）逐末（田）賦不供　不可謂樂晉侯從之遷新田

吳

（注見前）　子乘（即壽夢。史記秦伯無子武王求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索隱壽夢仲雍十八代孫）　來朝

壽夢始立朝王適楚觀諸侯禮樂後與魯侯會于鍾離（今江南鳳陽府鳳陽縣有鍾離故城古鍾離子國）　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為陳之因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以椎髻為

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丁丑二年吳入州來今江南鳳陽府鳳臺縣北有下蔡故城春秋州來邑

初楚莊圍宋師還公子嬰齊請申呂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楚莊乃止嬰齊以是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而自取以奔晉故側亦怨之側與嬰齊遂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請使于吳通吳于晉教吳戰陣使之伐楚伐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周巢伯國伐徐

記載異辭考史不若證傳證傳又不若徵經春秋于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及趙朔也十年書晉侯獳卒去同括之殺二年而已據此則史記所載屠岸賈下宮之討程嬰之

至是入州來嬰齊側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始大通于上國

戊寅三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齊通于趙朔之妻莊姬晉成公女趙同趙括放諸齊事在定王二十一年朔妻以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晉侯討而殺之趙武朔之子莊姬出謚文子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氏族畧奚獻侯之後食于祁因以為氏今太原府祁縣是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謂趙衰宣孟之忠謂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

匿趙孤十五年不問而知其為妄不知邵子經世書何以採之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為司寇治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與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我為其易者乃取他人兒匿之程嬰出謬告諸將攻殺公孫杵臼及孤兒程嬰以真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公乃以韓厥之衆脅諸將立趙孤名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此所載與左傳異

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史記稱趙朔妻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嫡妻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

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得為妻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氏從之史記又稱屠岸賈攻殺趙盾趙同趙括案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朔已死矣不得于此年與同括俱死于是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廁其間如此專恣又稱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山中因晉侯有疾韓厥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其說不可從

己卯　四年晉人執鄭伯　悼公子成公睔

楚人以重賄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注見前　尋鄭伯如晉晉以其貳于楚執諸銅鞮　今山西沁州有銅鞮故城在州西南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鄭公孫申謀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明年鄭公子班（即子如）聞叔申謀立公子繻（成公庶子）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世子）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是為厲公）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字子罕穆公子）賂以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穆公子）盟于修澤（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有修武亭亦曰修魚即春秋修澤）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及其弟叔禽是夏晉景公卒

辛巳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鄇音侯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即周鄇田于晉

晉郤至即溫季蒲城鵲居之子謚昭子與王室爭鄇田王使劉子康公單子即王季子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

劉子單子曰昔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厥後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事見襄王二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見襄王十七年狐氏狐毛之子溙為溫大夫陽氏陽處父居溫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左傳疏鄇是溫之別邑襄王賜晉以溫不賜以

鄭也御本未嘗屬晉故曰王官之邑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弗敢爭

壬午七年晉士燮及楚公子罷許偃皆楚大夫盟于宋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時為令尹又善于晉欒書時將中軍聞楚人既許晉成王之四年晉歸楚鍾儀楚使公子辰聘晉修好五年晉使糴茷如楚報之遂如楚復如晉合晉楚之成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遂如晉受成

癸未八年魯侯來朝遂會晉侯齊侯頃公子靈公環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初秦晉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桓公榮）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秦大夫）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步陽之子又名州亦曰苦叔成）盟秦伯于河西（事在王六年）秦伯歸而背晉成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于是晉侯使郤錡（克之子字駒伯）如魯乞師魯侯至京師以諸侯朝王遂從王季子（即劉康公）成子（成肅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晉侯使呂相（魏錡子諡宣子）絕秦及秦師戰于麻隧（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北）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左傳注不更秦爵）師遂濟涇及

侯麗春秋彙纂注侯麗劉伯莊云在涇陽境而還成肅公卒于瑕先是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及乎

乙酉

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伐秦之役曹宣公名盧文公子卒于師事在王八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二子皆宣公庶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事在九年至是晉侯及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吴通上國晉實啟之晉之通吴

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後曹人請負芻于晉事在十一年晉人使謂子臧曰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晉釋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晉士燮齊高無咎固之子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良夫之子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鍾離注見前此會吴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

始通吴也後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事在靈王

本欲藉以疲楚不知吳既抑楚即將抗晉黃池爭長已兆于鍾離之會矣

四年吳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使魯衛先會 春秋彙纂注既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盱眙縣隸江南泗州 是年諸侯會吳于戚後又會吳子壽夢于柤 事在靈王九年 春秋彙纂注柤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 諸侯之大夫又會吳于向 事在靈王十三年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有向城

丙戌 十有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即鄢注見前 楚子鄭師敗績

先是楚將北師 事在王十年 公子貞 即子囊楚莊子 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遂

侵鄭及暴隧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邑後為鄭有復侵衛及首止注見前

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春秋彙纂注楚邑在今南陽府葉縣界至是楚以汝陰之田汝水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使公子騑從楚盟于是晉侯將伐鄭士燮不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師遂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遇于鄢陵士燮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為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不可失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敗之晉侯從之及戰魏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于險晉囚其公子茷郤至從鄭伯鄭伯之御石首納旌于弢中乃免旦而戰見星未已楚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鷄鳴而食將復戰穀陽豎獻飲于側側醉楚子名之不能見楚子曰

天敗楚也夫乃背適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才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公子側自殺

（丁亥）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晉侯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陽五（國語作夷陽午）長魚矯三人俱怨郤氏（胥童胥克子郤缺為政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而嬖于晉侯欒書

以郤至不從已而敗楚師（鄢陵之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必克之）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之戰所獲）告晉侯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曰此行必敗吾奉孫周（晉襄公之曾孫）以事君晉侯告欒書書曰其有焉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晉侯使覘之信遂怨郤至胥童夷陽五師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晉侯使清沸魋（亦嬖人）助之三郤將謀于榭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欲逃矯及諸其車殺之胥童以甲劫欒

書中行偃即荀偃荀庚之子荀林父曾孫為中行遂以官為氏于朝請殺之晉侯弗許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遂出奔狄晉侯使書偃皆復其位初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死子州犁奔楚

戊子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州蒲

晉侯使胥童為卿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執晉侯召士匄士燮之子即范宣子士匄辭召韓厥厥曰二三子

國語之舉公孫周未免太過然觀其初至清原時數語而帖強

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晉大夫弑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先是諸侯伐鄭會于柯陵周單襄公見晉侯視遠步高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乎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誰能忍之未幾晉殺三郤及是厲公被弑

晉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史記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韋昭國語注晉不畜羣公子故談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臣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朱子謂其儘勝桓文惜其沖齡入嗣在位不久而其臣又不過荀罃魏絳之徒故僅成三駕之功而不能更有所進也

晉欒書中行偃既弒厲公使荀罃（即智武子荀首別邑于智故又以智為氏）士魴（士會子亦曰彘共子）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國語周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旋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大夫逆于清原（注見前）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施恩惠）舍（舍勞役）已責（止逋責）振廢滯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即呂相佐下軍）士魴（將新軍）魏頡（魏顆子別為令狐氏）趙武（與頡俱佐新軍）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士渥濁為太傅修士會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修士蔿之法欒糾御戎使訓諸御荀賓為右使訓勇力之士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程鄭為乘馬禦使訓羣騶　荀家荀會荀賓皆荀氏族欒黶書之子韓無忌厥之子右行辛其先將右行以官為氏欒糾亦曰弁糾欒氏族羊舌職晉武公曾孫突為羊舌大夫遂以為氏職叔向父魏絳犨之子籍偃其先伯

黶司晉典籍以官為氏程鄭荀氏別族羣騶謂諸掌駕之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己丑十有四年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殖俞之孫謚惠子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注見前

初宋司馬蕩澤蕩氏宋桓公子蕩之後澤亦曰子山殺公子肥宋文公子華元為右師出奔晉魚石公子魚曾孫時為左師止之于河上華元遂復入以國人攻蕩氏殺澤于是魚石及向為人宋桓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為氏為人時為大司寇鱗朱桓公子鱗元孫以名為氏朱時為少司寇

向帶時為太宰魚府時為少宰俱出奔楚事在王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魚石遂入于彭城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入焉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老佐戴公五世孫時為司馬及華喜華父督元孫時為司徒帥師圍之楚令尹嬰齊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遂以師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左傳注宋地楚師還晉使士魴如魯乞師魯仲孫蔑會諸侯于虛朾春秋彙纂注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在今睢州界謀救宋事在王十三年是年魯成公卒子午

嗣是為襄公至是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即壺丘亦曰陽壺其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靈王

庚寅元年晉荀罃齊崔杼夭之子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曹姓邾俠之後封于郳今山東兖州府滕縣郳城是也本附庸後進爵小邾子會于戚遂城虎牢戚虎牢注俱見前

初諸侯會于沙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沙隨城是）尹子（周尹武公）及晉侯（厲公）以諸侯伐鄭（事在簡王十一年）既而鄭公子騑侵晉虛滑（左傳注晉之二邑）衛北宮括（即懿子衛成公曾孫）侵鄭至于高氏（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高氏亭）楚人戍鄭尹子單子（單襄公朝）會晉侯（亦厲公）及諸侯盟于柯陵（左傳注鄭西地）以伐鄭楚公子嬰齊救之諸侯師還尋又伐鄭楚再救之諸侯復還（事在簡王十二年）彭城之役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兵于洧上（事在簡王十四年洧水出河南府登封縣馬嶺山經鄭州許州合溱水為雙洎河）

至是鄭伯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鄭伯不可既卒子髡頑嗣是為僖公晉師宋師衛師侵鄭鄭人不從晉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曰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鄭乃行成明年單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雞澤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西南有會盟臺即春秋諸侯盟處為鄭服故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狥於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也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

子無重寡人之過反役使絳佐新軍羊舌赤字伯華職長子

後二年晉侯復會諸侯于戚鄭伯皆來會史記晉會諸侯于雞澤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午祁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壬辰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字爵嘉父字也今順天府薊州有無終故城即無終子國使孟樂無終之臣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諸華必叛晉侯

同而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内弱而外強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聚也貴貨易土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有夏之衰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之事詳見前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晉侯説乃使魏絳盟諸戎

癸巳四年諸侯戍陳

初楚公子壬夫即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多欲無厭侵害小國

鷄澤之盟陳侯使袁僑左傳注轅濤塗四世孫如會求成事在二年楚司馬公子何忌遂侵陳會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為哀公楚人聞喪乃止陳人卒不聽楚命楚彭名侵之使頓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古頓子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閒陳而伐之陳人圍頓事在三年至是晉侯合諸侯于戚以戍陳楚令尹公子貞楚人討陳叛故知由令尹子辛乃殺子辛而以子囊為令尹帥師伐陳晉士魴曰楚人討貳而疾伐陳陳近于楚能無往乎晉侯復合諸侯于城棣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北有南棣北棣二城即春秋城棣以救之後楚公

子貞圍陳晉侯率諸侯會陳侯于鄬是時鄭伯會鄬公子騑相使賊夜弑鄭伯以瘧疾赴于諸侯立子嘉是為簡公鄬鄭地陳人患楚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事在王六年

丁酉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即戲童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是也

鄭既與晉成公子發即子國穆公子公孫輒即子耳穆公孫侵蔡獲

其司馬公子燮蔡莊公子諸侯會于邢邱即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平皐故城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皐晉曰邢邱鄭伯獻捷以聽命是會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季孫宿行父之子謚武子高厚固之子向戌宋桓公子肸之孫于是楚公子貞師師伐鄭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馬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不如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子駟曰從楚騑受其咎鄭及楚平事在王七年晉侯率諸侯伐鄭師于汜鄭有二汜東汜在新鄭南汜在襄城此東汜也秦晉圍鄭秦軍汜南即此鄭人恐復行成于晉中行偃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智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師還晉侯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例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仍舊）其車服從給（止足給事）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爭（左傳注三駕三興師也一師于牛首二師于向三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戊戌九年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先是王使王叔陳生王叔周卿士愬戎于晉王叔貳于戎晉士魴執之以如京師事在四年及是王叔與伯輿王卿士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春秋疏使其兩相辨答伯輿詞直王叔不能舉要契之詞也王叔奔晉單子頃公子靖公為卿

侯國制應二軍然鄭賛晳稱魯人三郊三遂説者以為大國三軍之証則魯有三軍舊矣魯頌兵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三軍也然前此屬之公家而自季孫宿三分公室之後三軍皆歸私室此春秋所以書作歟

士以相王室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魯季孫宿告叔孫豹得臣之子穆子請為三軍左傳注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各征其軍豹不欲宿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元和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各自壞其舊時車乘分以足成三軍使各自屬其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春秋疏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税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

傳稱悼公三駕楚不能爭然考牛首以後晉楚並未交兵者十二年此非晉能制楚也蓋以吳乘楚後力有不暇故鄭亦一意從晉耳說者以戍虎牢為得控

與邑皆來季氏者則公室無征不入者倍征若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毆之使入已也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為臣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春秋彙纂注蕭魚鄭地路史曰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即蕭魚也

戲之盟晉人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伐之門其三門而還尋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子駟將與楚成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

制之宜殊未曉當日情事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事在王八年　子孔即公子嘉穆公子子蟜即公孫蠆子游之子使公孫輒從楚公子貞伐宋又使皇耳皇戌侵衛衛人追之獲輒傳受楚令伐魯圍蕭克之魯仲孫蔑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于是晉侯會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鄭子駟與尉止有爭至是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抑之弗與獻尉止乃帥賊攻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國之子子産攻盜于北宮獲尉止　牛首今河南開封府牛首城是子産即公孫僑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春秋彙纂注梧杜預曰鄭地案隋書滎陽縣有梧桐澗或即是梧也及制即城皋在開封府滎陽縣士魴

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此三駕之一）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繞也）鄭而南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夾潁（潁水出河南登封縣潁谷至江南潁上縣入淮）而軍鄭公孫蠆與楚人盟（子蟜曰諸侯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事皆在王九年鄭）公孫舍之（即子展子罕之子）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于晉何由而使晉師至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于是子展遂侵宋以致諸侯）晉侯復會諸

侯師于向注見前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此三駕之二亳城西亳也在今偃師楚公子貞乞師于秦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晉侯乃會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使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考左傳鄭七穆皆穆公子子良之後為良氏子游之後為游氏子國之後為國氏子罕之後為罕氏子駟之後為駟氏子印之後為印氏子豐之後為豐氏皆以字為氏石㚟亦作石盂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後復歸于鄭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是為三駕赦鄭囚皆禮而歸之鄭人賂晉侯以

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史記集解服虔曰九合一會戚二會城棣三會鄬四會邢邱五盟戲六會柤七會虎牢八盟宅城九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晉侯曰子之教敢不承命賞則不可廢也子其

春秋時風教衰微攘奪相尋廢覩茂義其能超然遠引者惟魯叔肸曹子臧衛子鮮及季札數人耳歐陽修撰五代史僅得獨行者三人春秋時亦然

受之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 晉悼公復霸

庚子 十有一年吳子乘卒

壽夢四子長諸樊 春秋經書遏 次餘祭 左傳作戴 次餘昧 左傳作夷末 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 成公負芻也事見簡王八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辛丑　十有二年晉復三軍 晉于三軍之外作三行又作六軍至是始復大國三軍之制

晉侯蒐于綿上 即綿上聚注見前 以治兵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 韓厥子謚宣子 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荀偃以諸侯之師伐秦無功而還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遂舍新軍 伐秦之役欒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鍼死士鞅反欒黶欲殺鞅鞅奔秦秦伯問晉大夫誰先亡對曰欒氏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是庇其子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請于晉

而復之士鞅即范獻子匄之子

壬寅十有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侯出奔齊

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戚即戚城林父食邑自獻公之立林父置其重器于戚而善晉大夫孫蒯文子之子入使衛侯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左傳注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此以怒孫子而報公衛侯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林父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入告蘧瑗衛大夫字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乎遂行從近關出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皆羣公子與林父盟林父殺之衛侯如鄄注見前使子行亦羣公子于林父又殺之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其復也以郲糧歸郲即萊國齊滅之為邑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是衛人立公孫剽字子叔穆公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主盟說者以為春秋之大升降然大夫之盟蓋不始此前此盟吳於向盟陳於雞澤皆大夫也追而溯之翟泉之盟王人在晉文時

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于是會于戚以謀定衛

癸卯　十有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甲辰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殤公剽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溴水東逕孟縣入河大夫盟

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為平公既葬會諸侯于溴梁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

已然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張氏洽曰春秋魯莊公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列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自溴梁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春秋于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丙午十有七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貳于晉士匄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故羽毛王者游車之旌齊私有之故假焉

伐魯圍成事在王十四年成魯邑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城洩梁之會高厚逃歸齊再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言齊故事在王十五年齊人以未得志于魯圍桃今兖州府汶上縣桃鄉故城是及防高厚圍臧紇于防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令無死堅不可以杙抉其傷而死防注見前臧紇即武仲文仲孫聊叔紇即叔梁紇臧疇臧賈武仲昆弟復使邾人伐魯南鄙事在王十六年齊人又伐魯北鄙于是晉侯伐齊濟河會諸侯于魯濟古濟水經齊魯之地在齊者為齊濟在魯者為魯濟尋洩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有故城

在縣東北即春秋齊邑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防門在今平陰縣東北水經注防門北有光里齊人音廣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夙沙衛齊靈公寺人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馬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北亦曰孝堂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師曠晉樂師邢伯韓氏別族中行伯即獻子叔向即羊舌肸職次子諸侯之師入平陰從齊師遂克京茲在平陰縣東南克郝今平陰縣西郝山是圍盧今濟南府長清縣有盧城春秋齊盧邑門于雍門齊城門焚之及郭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之御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榶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申池之竹木及東郭北郭孟莊子即仲孫速獻子之子荻榶皆木名又門于楊門齊西門及東閭齊東門齊侯駕將走郵棠今萊州府平度州東南有棠鄉亦曰甘棠社即郵棠太子與郭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乃止諸侯東侵及濰地理今釋

濰水出山東莒州濰山土人名為淮河東流析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南及沂**沂水注見前舊入于泗今東流逕江南宿遷縣滙為駱馬湖**明年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春秋經諸侯盟于祝柯杜預曰左傳督揚即祝柯也祝柯即祝阿注見前**是秋齊靈公卒**故太子光立是為莊公初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侄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既而嬖光立所嬖之子牙使高厚傅之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子牙崔杼段高厚夙沙衛以高唐叛圍而克之醢衛于軍**晉士匄帥師伐齊及穀**注見前**聞齊喪乃還**

楚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楚令尹午午弗許楚子使人問之午對使者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午遂帥師師治兵于汾（今許州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戰國策楚北有汾陘之塞是也）于是鄭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字子張穆公孫子印子印子）從鄭伯伐齊嘉及公孫舍之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守二子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門于純門（注見前）信（再宿也）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

下（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南其下有滍水故曰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董叔（晉大夫）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豕韋一名豚訾亥之次也）南師不時必無功羊舌肸（時為太傅）曰在其君之德也明年鄭人患嘉專政討純門之難公孫舍之公孫夏遂殺嘉而分其室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公孫僑為卿

（戊申）十有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己酉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初欒黶娶于范匄即士匄范鞅見後生盈范鞅以其亡秦也范鞅奔秦事見前怨欒氏故與盈共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卒欒祁即黶妻范匄女范氏堯後故祁姓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言亂也矣盈患之祈懼討愬于匄曰盈將為亂鞅為之徵盈素好施士多歸焉匄因其多士也信之時盈佐下軍匄使城著左傳注晉邑而逐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于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俱出奔齊

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籍偃羊舌赤羊舌肸祁奚言肸于匄乃免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范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衛侯鄭伯曹伯成公子武公滕莒子邾子會于商任左傳注地闕

錮欒氏也明年復會于沙隨注見以錮之也

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年為魯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之先宋人也家語孔子宋之後宋襄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父叔梁紇家語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襄公十七年郰叔紇帥甲三百宵犯齊師孔安國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母顏氏家語叔梁紇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郰大夫聖王之裔其人身長

十尺武力絕倫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山以祈焉

以是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生孔子

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考是年十月為庚辰朔經有明文則庚子為二十一日迨六旬而再得庚子則當在十二月不得在十一月也杜預左傳注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哀公十六年七十三歲也羅泌路史餘論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祖庭記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令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孔子生日羅氏之論如此今以杜預春秋長歷合之是年酉月為甲戌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酉月令八月周十月也

于魯昌平鄉鄹邑

括地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闕里志昌平山在曲阜縣東南其東即尼山又東為顏母山連泗水鄒縣界鄹邑今曲阜縣東南鄹城是也孔子生而圩頂因名焉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科量平為司職吏今氏前編注職讀為樴繫養犧牲之所畜蕃息魯仲孫貜即孟僖子孟莊子庶子孝伯羯之子使其子何忌孟懿子與南宮适居南宮因氏字子容謚敬叔懿子庶兄往學禮焉史記孟僖子病誡其嗣懿子曰仲尼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當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仲尼年少好

禮其違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辛亥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欒盈復入于晉晉人殺欒盈

盈自楚適齊晏嬰字平仲晏弱之子諫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守曲沃大夫而告之午伏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舒終之子謚獻子以入絳盈先佐魏舒私馬下軍之屬注見前故因之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謚桓子晉大夫侍于范匄或告曰欒氏至矣樂王鮒使匄奉晉侯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國語作襄公之宮使鞅迎魏舒則成列既乘將迎欒氏鞅趨進曰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既至匄逆諸階執舒手賂之以曲沃使斐豹殺欒氏之力臣督戎斐豹隷也著于丹書謂范匄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句許之豹遂繫殺督戎欒氏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

欒氏之族惟欒魴欒氏族出奔宋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將自衛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

弗聽遂伐晉取朝歌注見前初為衛邑後為晉有為二隊入孟門

注見前登太行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陘其二曰

太行陘元和志太行陘在懷州河內今河內縣屬河南懷慶府春秋晉地張武軍于熒庭即陘庭注見前戍郫邵左傳注晉邑封少水即瀋水有二源一出翼城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至曲沃縣合流入于汾以報平陰之役師還復襲莒門于且于莒地在今沂州府莒州傷股而退華還即華周杞殖即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遇莒子于蒲侯氏左傳注近莒之邑莒子鼓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穀洛鬬穀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穀陽谷東流合澗水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洛水注見前韋昭國語注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是以民無夭昏札瘥之憂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違而滑音汨亂也也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卒壅之

壬子　二十有三年鄭伯朝晉

先是晉人徵朝于鄭鄭少正公孫僑以辭却之（事在王二十一年）于是晉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故鄭伯如晉公孫僑寓書于公孫夏以告范匄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

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年魯叔孫豹如晉范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齊人來城郏注見前魯叔孫豹入聘

是時穀洛鬬王城毀齊人方叛晉欲求媚于王乃為王城郏魯叔孫豹來京師聘且賀城王嘉豹有禮賜之大路

癸丑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取棠公棠邑大夫之妻姜氏棠公妻東郭偃之姊東郭偃臣崔杼棠公死偃御杼以弔杼見棠姜美遂取之齊侯通焉驟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因是欲弒齊侯且以說于晉齊侯方叛晉未獲間會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杼稱疾不視事齊侯問杼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杼自側户出齊侯拊楹而歌門閉甲興齊侯踰墻走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杼復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殺鬷蔑于平陰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杼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杼立靈公子杵臼而相之初魯叔孫僑如奔齊納其女于靈公生杵臼是為景公慶封字子家慶克子公子無虧孫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

甲時晉侯方會諸侯于夷儀注見前本邢地後衛滅邢為衛邑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朋曾孫請成慶封如師以重賂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而告于諸侯初杼生子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因立明而使東郭偃棠無咎棠公子姜所出相之廢成及彊二子怒欲殺偃無咎以告慶封封曰難吾助汝成與彊遂殺偃無咎杼怒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及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反命于杼且御以歸至則無歸矣杼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冢藏之奔魯事在王二十六年慶舍之難事具王二十七年齊人求得杼尸戮之于市改葬莊公于北郭

吳子遏即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初楚公子嬰齊伐吳使鄧廖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侵之吳人要而擊之獲楚鄧廖楚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事在王二年自是吳楚兵

爭不息王之十二年楚共卒吳伐楚喪楚敗之庸浦明年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皐舟之隘至二十三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庸浦楚地在今廬州府無為州南皐舟之隘左傳注吳險阨之道吳復名舒鳩舒國偃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有舒鳩城羣舒之一使叛楚楚令尹屈建屈到子字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楚大敗吳師遂滅舒鳩先吳匡王五年楚滅舒蓼簡王十二年楚滅舒庸及舒鳩滅羣舒遂絕至是吳諸樊伐楚門于巢注見前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諸樊卒授國餘祭後餘祭被弑吳伐越獲

不敢閒君之出
遂行不敢閒其

浮焉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弟餘眛立

甲寅　二十有五年衛甯喜即悼子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

衛

初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事在王十九年至是衛侯衎在夷儀晉使魏舒逆獻公于齊將使衛與之夷儀獻公遂入于夷儀在王二十十四年使其母弟鱄字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瑗

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瑗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不可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時孫林父在戚孫嘉聘齊孫襄即伯國居守嘉及襄皆林父子喜與右宰穀攻孫氏不克喜出舍于郲伯國傷而死國人召喜喜復攻之遂克弑殤公殺其子角衛侯遂入孫林父入於戚以叛衛人伐戚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左傳注戚東鄙殖綽齊人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諸圉雍鉏獲殖綽晉趙武會魯侯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亦曰繁淵今謂之澶州陂在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古澶水所

經名故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左傳注戚城西北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開州西北有故懿城址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既歸甯喜專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遂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初太叔儀聞喜將納衛侯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果敗　太叔儀謚文子衛文公之孫公子鱄出奔晉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春秋至魯襄末列國之困於兵甚矣合晉楚之成藉以稍緩生民之塗炭故盟宋以後兵雖未能盡弭而中國無大侵伐者幾十年不可不謂之小有功歟張

事在王二十六年木門晉邑

乙卯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石買子諡悼子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盟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以韓起言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遂如齊且告于秦皆許之乃徧告于諸國為會于宋晉趙武先至宋宋人享之叔向為介諸侯之大夫及邾滕之君先後至丙午鄭良霄至戊申魯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

以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不知亦向戌之力也後儒乃以二伯為戌罪可謂虐古

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陳須無即文子敬仲曾孫也楚公子黑肱即子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令尹子木成言于楚成晉楚盟載之言兩相然可楚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亦至諸侯從晉楚者釋齊秦交相朝見子木謂向戌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楚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故齊秦不與盟將盟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楚人衷甲趙武患之羊舌肸曰以信召人而以僭不信也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乃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晉楚爭先羊舌肸謂趙武

樂喜之言自是經國正論腐儒不知乃云恐貽佳兵者口實真醯雞之見耳

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 乃先楚人盟于宋蒙門之外諸侯之大夫歸宋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即司城子罕呂之孫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不亦誣乎向戌乃辭邑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

丙辰 二十有七年齊慶封奔魯

慶封與子舍政舍字子之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其子舍遷其內實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國遷朝焉諸大夫就蒲氏朝封盧反亡人莊公之難出奔者盧蒲癸癸臣舍有寵舍妻之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慶與盧蒲皆齊之宗故舍之士云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故臣今還求寵于慶氏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親近兵仗而先後之二人因謀攻慶氏卜之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即郲

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注見前

盧蒲姜癸妻即慶舍女知癸謀謂癸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時當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舍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遂殺慶舍于廟慶封歸遇告亂者伐門而入攻公宮弗克請戰弗許乃奔魯封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展莊叔展禽族既而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今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吳朱方地封聚族而居焉封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聞樂知政不過于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

季札觀樂歷論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子服惠伯仲孫蔑子它別為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亦曰孟椒

後楚子伐吳殺慶封而盡滅其族 事詳後

王崩 諡曰靈冢在河南城西南柏家西周山上 太子晉早卒次子貴立 是為景王

景王

丁巳 元年吳子使札聘于魯及齊鄭衛晉

札至魯請觀周樂 歌周南召南列國之風小雅大雅及頌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

至韶箾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札見叔

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傅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孫豹而說之謂曰君子務在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遂聘于齊說晏嬰謂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晏子因陳桓子納邑與政遂免欒高之難事見後陳桓子名無宇文子之子〕及鄭見公孫僑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謚文子〕史鰌〔即史魚〕公子荆公子朝〔皆衛大夫〕公孫發〔獻公孫謚文子〕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孫林父邑〕聞鐘聲

曰異哉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林父以戚叛）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獻公方卒）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羊舌肸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戊午 二年蔡世子般（音班）弒其君固（文公子景公）

蔡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般弒蔡侯遂自立（是為靈公）立十二年為楚靈王所殺事具後

宋災伯姬魯宣公女宋共公夫人卒

宋火災火及伯姬之舍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既葬謚曰共

王殺其弟佞夫靈王子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單靖公之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歎而言曰

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蔿氏食邑注見前遂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尹氏之後劉毅劉子之族甘過子帶食邑于甘今河南府洛陽縣故甘城是甘過甘簡公子謚悼公單蔑單子之族鞏成鞏伯食邑于鞏今河南鞏縣是也殺佞夫王子瑕奔晉儋括及廖同奔

鄭以公孫僑為政

鄭良霄嗜酒為窟室（地室也）而夜飲朝至未已既而朝使公孫黑（即子晳子駟子）如楚（先是伯有使黑如楚黑以楚鄭方惡辭伯有不可黑怒欲攻伯有大夫和之事在王元年）歸而飲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有雍城即鄭雍梁地）醒而後知之于是鄭大夫皆受盟于駟氏良霄聞之怒自墓門（鄭城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公孫夏之子字子上）率國人以伐之良霄死于羊肆公孫僑襚之殯而葬諸斗城（鄭邑在今開封府陳留縣）駟氏欲攻之罕虎（即子皮子展之子）不許而授僑以

孔子以子產為古之遺愛而稱其使民則曰義今觀其初政固非以煦煦為愛者矣惟能行其義所以卒成其愛不然民之不慢者幾何

政僑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虎曰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僑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五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謂卿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踣也之一年輿人衆人也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畜而藏也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

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然明即鬷蔑）後公孫黑將為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以疾作不果僑使吏數之（數其罪）曰女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黑乃縊僑尸諸衢加木焉（書罪于木以加尸上事在王五年）

（乙未）三年魯侯午卒子裯立（是為昭公）

魯襄公卒于楚宮（先是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至

是卒于宮子野立敬歸之子以毀卒過哀滅性季孫宿乃立裯敬歸娣之子于是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比及葬三易衰識者知其不能終焉魯襄公卒之月鄭公孫僑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喪未見僑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對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今諸侯之館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士匄復命趙武曰信使匄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庚申四年晉趙武楚公子圍楚共王子齊國弱謚景子國佐子宋向戌

魯叔孫豹衛齊惡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陳哀公母弟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故東虢國後為鄭滅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即伯石穆公子子豐之子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焉伍舉知鄭有備乃請垂櫜而入　伍舉伍參子亦曰椒舉子羽即公孫揮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先是莒展輿弑其君犂比公而自立既而齊納其弟去疾于莒展輿奔吳于是莒亂季孫宿取鄆至是莒愬于會楚欲戮魯使趙孟為魯固請乃免叔孫犂比公名州密渠邱公季佗子

王使劉子劉定公名夏康公之

子勞趙武于潁注見前館于洛汭亦見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吾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是年趙武卒

晉荀吳中行偃之子謚穆子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注見前

車戰雖古制在平原或資其利至于山林藪澤已非所宜況當險阨耶荀吳舍車用徒誠能審地利以制勝後儒或以變古譏之迂矣

晉荀吳敗無終 注見前 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此毀車用卒之始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 左傳注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毀車以為行 毀其車為步陳 五乘為三伍 趙氏恒曰車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令五人為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 左傳疏布陳使相遠也 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趙氏恒曰司馬法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名今雖用卒猶襲車乘之名也此言布陳之法 以誘

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楚子麇卒公子比楚共子奔晉圍自立

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楚子疾縊而弑之左傳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公子比奔晉葬楚子于郟今河南汝州郟縣春秋鄭邑後屬楚謂之郟敖圍遂即位易名熊虔是為楚靈後伐吳執齊慶封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

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郟在王

七年

辛酉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

起聘魯且告為政代趙武為政　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與魯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曰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癸亥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今江南潁州府阜陽縣　沈子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有沈縣春秋沈國　小邾

有朝城春秋胡子國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子使椒舉即伍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即女齊亦曰女叔侯言于晉侯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何鄉而不濟對曰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四嶽岱華衡恒三塗山名注具見前陽城亦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一曰馬嶺山大室即嵩山在登封縣北其西為少室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禹貢荆豫二州以此分界中南即終南山在西安府長安縣南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蓋八百餘里請許楚使乃許之諸侯如

楚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楚子使問禮于宋向戌鄭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爵故獻公合諸侯之禮）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見公之禮）楚子使椒舉待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六焉（戌與僑所獻禮楚皆未嘗行）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公孫僑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是會楚執徐子以吳出也于是伐吳遂滅賴遷之鄢

鄭作邱賦左傳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鄭于馬牛之外別賦其田

鄭公孫僑作賦國人謗之渾罕即游速字子寬子太叔子以告僑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退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薄也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後二年僑鑄刑書左傳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晉羊舌肸詒之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事見前立謗政即謂邱賦制參辟鑄刑書參音三謂用三代之末法以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甲子）

八年魯舍中軍（左傳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為右師叔孫氏自以叔孫為軍名）

初作二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侯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夏少康封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周初受封為不成子言不能成子也至勾踐始大築山陰城而都之今浙江紹興府治是）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遂射楚大夫以師會于夏汭
漢水入江之處即今漢口也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
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于瑣
春秋彙纂注瑣楚邑在江南壽州霍邱縣東霍邱今屬潁州府
聞吳師出遂啟疆
楚太宰
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今江南池州府
銅仁縣有鵲頭山沿江而下有鵲尾洲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遂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春秋彙纂注南懷汝清皆楚界在今江淮間
吳不可入遂還

乙丑九年齊侯伐北燕
注見前

初北燕伯簡公名欵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諸大夫相比以殺諸外嬖北燕伯懼奔齊事在王六年至是齊侯請于晉伐北燕將納伯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燕及齊平齊侯取賂而還後高偃以師納之于陽左傳作唐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有古城即春秋陽也事在王十五年

丙寅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侯惡卒

衛襄公卒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弱行孔圉乃立元是為靈公孔圉謚文子孔達五世孫告喪于王王使成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祖系見前左傳疏二圉並為殷諸侯受殷王追命

丁卯十有一年楚師滅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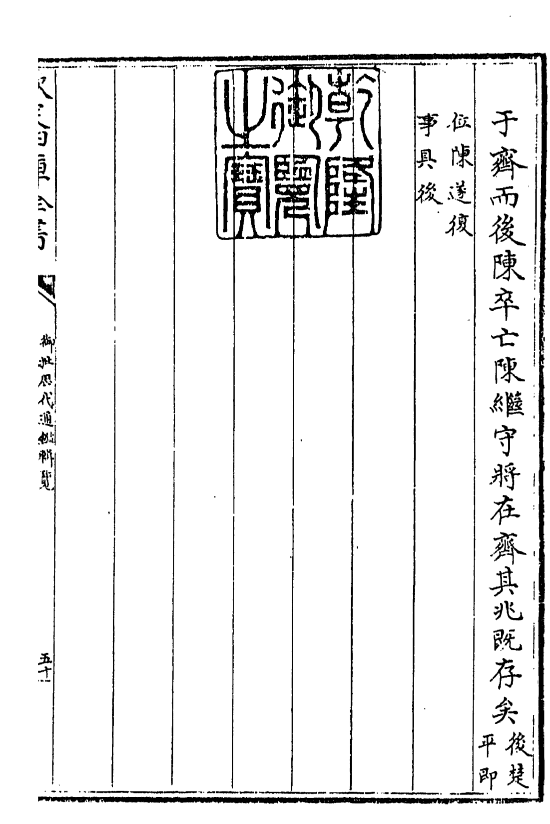
初陳侯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陳侯有廢疾招與過殺偃師而立留陳侯縊干

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殺干徵師留奔鄭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于是楚公子棄疾師師圍陳遂滅陳執招放之於越殺孔奐招之黨以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左氏以舜出虞幕又言陳顓頊之族辨已詳前茲不再録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以水德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猶將由之由用也言將復用更興且陳氏得政

于齊而後陳卒亡陳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楚平即

位陳遂復

事具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